

# 移民融合與文明衝突：西歐一場持久激烈的辯論

外國移民問題是西歐各國內政永恆的主題之一。如果從宗教文化背景來劃分其類別，伊斯蘭教的移民是最突出的一大類。

1993年夏，當美國知名學者塞繆爾·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外交》（*Foreign Affair*）上拋出引起廣泛爭議的文明衝突論時，西歐輿論界主要從學術研究的層面去看待其觀點，並未跟自己身邊的伊斯蘭問題聯繫起來。2001年9月11日，基地組織在美國製造的恐怖事件，多少還讓歐洲公眾有隔岸觀火之感。雖然去年3月11日西班牙遭受的恐怖襲擊已經告訴人們，西歐也有極端分子在活動，但畢竟他們是一小撮，跟文明的衝突無關。然而，去年11月初發生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一起謀殺案，卻鮮明地帶著文明衝突的印記，從而激起西歐各界強烈的反響。兩個多月來，西歐國家的政府、輿論界、學術界展開了一場關於伊斯蘭教價值觀能否與西方現代文明相容、穆斯林移民能否融入西歐社會的持久辯論。類似的討論歷來延綿不絕，但沒有任何一次像現在這樣深入到宗教文化區別的領域。

## 西歐社會穆斯林人口比重可觀

歐洲發達國家吸納移民的歷史悠久，但高潮是在二戰結束後西歐經濟進入高速發展之後，大批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移民到西歐，成為西歐社會中的少數民族。其中穆斯林人口的比重最為可觀。

英國外來移民占人口的比重為**7.9%**，總計**460**萬，其中來自印巴次大陸、非洲等地的穆斯林為**150**萬到**180**萬。

德國的外國人比例為**8.9%**，總數為**730**萬，持伊斯蘭教信仰的大約是**330**萬，其中僅持土耳其護照的就達**195**萬，是外國人中第一大族群，幾乎成了外國人這個概念的同義語。

荷蘭外來移民為**160**萬，穆斯林人數在**90**萬到**100**萬之間，**2/3**是土耳其人和摩洛哥人。

奧地利的穆斯林人口為**34**萬，人數上僅次於天主教徒和基督新教徒，居第三位。而在首都維也納，穆斯林占居民總數的**7.8%**，居第二位。

特別突出的是被稱為伊斯蘭化程度最高的法國。由於法國奉行嚴格的政教分離的世俗主義立國原則，不調查宗教信仰，穆斯林人數不詳。但最保守的估計為**350**萬，最高估計為**600**萬，即占人口總數的**1/10**。伊斯蘭教成為僅次於天主教的第二大宗教。他們多來自法國前殖民地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等，一半人取得法國國籍，是移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義大利的穆斯林也在**100**萬左右。

正如荷蘭一社會學家所言，從來還沒有這樣多的穆斯林作為少數民族在這些世俗國家裡永久定居，這在伊斯蘭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現象。

## 西歐對伊斯蘭教長期持寬容態度

對於伊斯蘭教在歐洲紮根，歐洲輿論長期以來持寬容乃至歡迎態度，尤其是西歐的左翼政黨。他們認為，外來文化豐富了歐洲傳統的基督教文化，不僅不應限制，反而應該採取措施促進其發展，實現在歐洲建立多元文化社會的理想。因此，穆斯林人群充分利用西歐法制國家宗教信仰自由的條件，傳播和擴大伊斯蘭教的宗教信念，並且形成規模。

法國各地的清真寺有**995**座，負責傳教的伊瑪目（伊斯蘭教教長或學者的稱謂）有**1200**人，其中**75%**不是法國公民，**1/3**不會說法語。

在英國，著名的伊頓公學不久前首次接納了一名伊瑪目作為宗教輔導教師，負責**20**名穆斯林學生的宗教生活。按伊斯蘭教規開展金融業務的第一家銀行也已正式開業。穆斯林齋月廣播電臺現有**33**個，比**2001**年多**1/3**，以英語、烏爾都語、阿拉伯語等進行廣播。據報導，也是在不久前，英國上院一個受封的爵士首次面對《古蘭經》宣誓就職，而按規定卻只能向《聖經》宣誓。

歐洲各地的清真寺多由沙烏地阿拉伯等富裕的石油出口國資助建設，主持傳教活動的伊瑪目則多由伊斯蘭國家政府派遣。土耳其政府宗教事務部定期向荷蘭的土耳其人清真寺派遣由自己培養的伊瑪目，傳教兩三年後輪換，而這是荷蘭政府所允許的。

最具代表性的也許是西班牙的格拉納達。西元**8**世紀初葉，摩爾人（阿拉伯人）從北非進軍西班牙，很快佔領伊比利亞半島全境。直到**15**世紀末葉摩爾人才被驅逐出去，基督教恢復了統治地位。伊斯蘭教在伊比利亞半島統治長達**800**年。但是，伊斯蘭教卻在當今重返格拉納達。經過長達**23**年的鬥爭，**1.5**萬名穆斯林

(北非的外籍工人和留學生)贏得在全城最高點建設清真寺的權利。他們的領袖表示要把格拉納達建成歐洲的伊斯蘭首都。

## 移民融合問題成為爆炸性內政問題

伊斯蘭教當然不能與伊斯蘭主義劃等號，更不能把它同極端派別和組織等同起來。但是，不可否認，有的宗教場所成為極端組織宣傳聖戰、招募恐怖分子、為恐怖活動擔任後勤聯絡工作的基地。一些伊瑪目宣傳不要與異教徒來往交友、不要西方化等等，而這正是西歐國家政府最擔心的。

西歐國家一向鼓勵移民接受西方現代文明普遍價值觀，採取各種措施促進移民融入西歐現代社會。但是多元文化的理想與融合政策如何協調，如何成為一個有機體，都是西歐各國政府至今沒能很好解決的難題。

例如法國，移民融合問題已成為最具爆炸性的內政問題。幾年前，阿爾及利亞和法國兩國國家足球隊舉行比賽，當法國國歌《馬賽曲》奏響時，生長在法國、已是法國公民的第二、三代的阿爾及利亞移民，竟對之報以噓聲，使法國輿論大為震驚，這些移民的後代不認同法國，而認同自己父輩的祖國。

再以批評伊斯蘭教對婦女態度的荷蘭電影導演特奧·梵古被刺為例，兇手雖為摩洛哥後裔，但生於荷蘭，說一口很好的荷蘭語，也受過良好教育，卻不接受言論自由的西方基本價值觀，而走上以暴力手段捍衛伊斯蘭教的道路。

又如德國，無數生於此長於此的土耳其和阿拉伯中小學生、尤其是女學生，以伊斯蘭教規為由不上學校的體育課，不參加學校組織的外出參觀旅行活動，不上性教育課，實際上是向法律規定的義務教育制度提出了挑戰。

因此，西歐輿論普遍認為，迄今為止，各國政府推行的融合政策是失敗的。伊斯蘭移民沒有融入西歐社會，而是形成了一個個對外界封閉、對內自有一套規則的平行社會。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當大批移民進入歐洲時，當時主流的想法是，隨著時代的推移，移民會自然而然地融合起來。

最為典型的是荷蘭。自從 17 世紀以來，荷蘭為維護社會穩定，就把寬容作為立國的支柱之一。任何宗教派別都有權在自己的團體內自主自立，也就是擁有對外相對隔絕的世界，如擁有自己的學校、企業、報紙、體育組織等。國家不僅對此提供保證，而且出資促進其發展。曾有荷蘭政治家認為，清真寺是穆斯林融入

荷蘭社會的最佳途徑，意即各民族各宗教的文化越有獨立發展的空間，融入荷蘭社會的意願就越強烈。

多年來，荷蘭社會確實在表面上顯得相當和諧，西歐其他國家認為荷蘭模式是成功地融合移民的典範。但這種寬容忽略了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即各宗教、各種文化相互之間的交流和影響。結果是，移民原來的文化特性更強烈，而不是更多地接受荷蘭文化。荷蘭的暗殺事件發生之後，荷蘭政府的移民事務大臣與當地的伊斯蘭宗教領袖座談時竟需要翻譯，因為絕大多數人不會荷蘭語。而當她伸出手來與他們告別時，一位宗教人士對她說，他的宗教禁止他與女人握手，讓這位女大臣瞠目結舌。雖然荷蘭法律要求所有移民學習荷蘭語及荷蘭文化，但只有 **15%** 的伊瑪目到荷蘭後會說一點點荷蘭語，**85%** 的荷蘭語水準甚至連到超級市場購物都應付不了。

德國許多地方政府很早就注意到伊斯蘭教組織以教規為名不讓穆斯林青年男女參加義務教育課程的事實，但因宗教自由的原則對其無可奈何。柏林的柏林伊斯蘭促進會作為 **25** 個伊斯蘭教團體的聯合組織，經過 **20** 年的法律鬥爭，獲得從公立學校招收宗教課程學生的權利，目前已從 **30** 餘所學校招收 **3000** 餘名學生。教育部門既不知道這種《古蘭經》學習班的內容和授課風格，也沒有辦法對教師的遴選、教材的內容施加影響。教育部門多次指責上述組織的教學計畫與《基本法》（即憲法）所確立的價值觀不符，但因法庭判決該組織有權進行宗教教育，只好任其繼續對土耳其和阿拉伯移民的子女們開課，德國西部的許多伊斯蘭組織也正在爭取把伊斯蘭宗教課正式列入學校課程。

## 癥結在於移民的社會地位和發展前途

高盧是法蘭西民族祖先的稱呼，讓伊斯蘭教高盧化，亦即法國化，是歐洲輿論對法國政府近來一系列試圖影響伊斯蘭教在法國的發展方向、加強融合穆斯林的措施的一個形象的概括。類似的考慮在其他西歐國家也有，例如義大利提出要義大利的伊斯蘭，而不要伊斯蘭在義大利。

法國國民議會於 **2004** 年通過了被人們稱為頭巾法的禁止在公立學校佩戴宗教標誌的法律，表明法國政府在限制伊斯蘭教影響方面邁出重大一步。這部法律是迄今為止歐洲各國中最鮮明地體現某種強迫融合政策的法律。根據這部法律，公立學校裡不准出現任何帶有宗教符號意義的標誌物，而這主要針對伊斯蘭婦女的

頭巾。法國政府強調，法國奉行嚴格的政教分離原則，學校裡不准進行宗教教育。法國教育部長說，這是為了捍衛社會生活中權利平等的共和信念。

除此之外，法國的政治新星、人民運動聯盟主席尼古拉·薩爾科齊在任內政部長期間推出國家與申請入籍的移民簽訂《接納與融合合同》，要求移民掌握法語，學習並接受法國社會價值觀。他還推動成立了各派伊斯蘭組織的聯合機構----穆斯林委員會，作為法國政府與穆斯林對話的代表機構。穆斯林委員會受政府委託要促進穆斯林融入法國社會。

去年 12 月 7 日，法國新任內政部長德維爾潘又提出一項新的計畫，擬於今年 4 月成立伊斯蘭基金會，從 9 月開始對伊瑪目們進行語言和公民知識的培訓。按德維爾潘的設想，這個基金會應主管一切伊斯蘭的捐款，包括私人和外國捐款，公開財政來源，從而堵塞可疑的財政漏洞。這個基金會應該由穆斯林委員會、專業人士和國家派代表組成。德維爾潘說：「法國需要的是法國的伊瑪目，說法語的伊瑪目。」鑒於法國政教分離的原則，國家不准資助宗教活動，因此，他主張伊瑪目的培訓仍可由私人機構舉辦，但必須在國立大學系統學習國家學說、語言和價值體系。

荷蘭大部分議會黨團贊成從 2008 年起禁止外國向荷蘭派遣伊瑪目，移民歸化大臣已經提出，在清真寺傳教的伊瑪目應該通過由國家承認的資格考試。

德國《法蘭克福彙報》的一篇社論認為，移民應該承認和接受歐洲的主導文化。這不是說他們必須徹頭徹尾地德國化，但必須掌握語言，接受民主制度的法律和歐洲多少代形成的習俗。惟有如此，文化的多樣性才能繁榮起來。

伊斯蘭的高盧化或一紙頭巾法當然不會完全解決移民融合的複雜問題。歐洲輿論指出，穆斯林婦女的頭巾只是一個外在的象徵物，癥結卻在於移民在歐洲的地位和發展的前途。當許多移民只能從事收集垃圾等普通勞動時，當他們感受到許多歧視之時，他們自然不會付出努力去融入這個社會，而是通過尋求對其宗教的承認來表明自己的存在。

《柏林日報》在一篇社論中指出，社會應該向移民發出希望他們獲得成功的信號。如果一個國家真正能給移民以上升的機會，他們才會付出額外的努力去融入這個新的家鄉。正如德國總理施羅德所指出的，國家和移民兩方面都要付出努力。民主國家不能容許存在平行社會，一個開放的社會的興旺是建立在對所有人都有約束力的基本價值觀的基礎之上的。

## 超越美國疆界的合眾為一

**9-11** 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美國人產生了一種與以往不同的身份認同的緊迫感。最近一段時間，美歐許多專家學者都談到了美國人的信仰問題，甚至布希能夠連任的主要原因也被歸結為是得到了選民們在道德價值觀上的認同。文明衝突論的始創者、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新著的書名就是《我們是誰：對美國民族認同的挑戰》（*Who are We ?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向被世人視為民族大熔爐的美國為什麼會有這樣強烈的身份危機感呢？這首先是同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發展有直接關係，比如說美國近年來出現的拉美裔移民潮。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民族意識覺醒的時期，它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現的民族意識覺醒有著本質的不同。當時是第三世界國家在非殖民化運動中獨立的覺醒，而這一次是在經濟全球化時期各民族不斷交流、融合，以及同化與反同化的過程中的覺醒。由經濟全球化而引發的全球各民族的廣泛深入的接觸、交往以及同化引發了民族意識的磨擦和激烈碰撞，它正在觸及一個民族最深層的價值觀和這個民族賴以生存的精神根基。

**9-11** 之後，美國學者對民族同化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辯，其中之一就是穆斯林的問題。美國目前至少有 **1200** 多座清真寺。非基督教的宗教中以猶太教和穆斯林教的人數為最多，猶太教約為 **560** 多萬，穆斯林約為 **400** 多萬。由於恐怖分子的身份，全美歧視和攻擊阿拉伯裔和穆斯林美國人的仇恨犯罪活動和歧視行為近年來頻頻發生。美國學者希伯利·泰爾哈密認為，不容置疑的是 **9-11** 事件將深化美國阿拉伯和穆斯林群體內部關於他們是誰和他們應該優先考慮什麼的辯論。

但是，美國與歐洲面臨的穆斯林問題又有許多不同。首先，美國的大多數阿拉伯人不是穆斯林，而大多數穆斯林不是阿拉伯人。大多數阿拉伯裔美國人在始於 **20** 世紀初的幾次移民高潮中自黎巴嫩和敘利亞來到美國，而大多數信奉伊斯蘭的美國人是非洲裔美國人或來自南亞的移民。其次，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它本身的社會結構就是多元的，這是歐洲任何一個民族國家所不能比擬的。其三，來自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移民在這裡有著大體相似的動機，美國在為移民提供更多機會的同時也使他們能夠更主動地融入這個社會。其四，正因為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相對於歐洲，移民同化與歸屬感在美國早就是引起重視的問題，也是一個公開且不斷深入討論的問題。

與西歐相比，從人口構成變化的角度看，對美國主流文化衝擊最大的是拉美裔移民，這也是一些美國學者最為擔心的。當初，杭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這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無論是美國人討論的拉美裔移民的影響，還是西歐人討論的穆斯林婦女要不要戴頭巾，抑或是西方共同關心的穆斯林極端分子與恐怖主義的關係，這些問題的實質大體相同，那就是如何讓已經移民本土的外來民族融入西方社會，並認同這個社會的基本準則，接受其核心價值觀。不過，民族同化不只是外來民族如何主動適應西方主流文化的問題。在同化與反同化的過程中，外來民族的文化和價值觀，以及他們所信仰的宗教也會對西方主流文化產生影響和衝擊。移民歐美的穆斯林面臨著適應與變革的考驗，西方主流社會也同樣面臨著嚴峻的考驗。這也是美國人感覺到身份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像杭廷頓那樣的學者已經深深地意識到，在一個日趨多元化的美國社會中，必須要有能夠像美國總統徽標和硬幣上印著的箴言合眾為一那樣的基本準則，多元化絕不能損害這個準則。這個一就是美國社會賴以生存和美國能夠確保世界最強國地位的基礎。

不難看出，在一些美國學者對民族同化思考的背後，隱含著的是西方文明優越論及其普世性。新加坡學者馬凱碩曾經指出：「許多西方人有意識地或潛意識地認為，如果沒有西方價值觀體系，就沒有任何社會可以真正地現代化。」而這樣一種意識又與西方人所信奉的宗教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有個資料頗能說明問題，據 2002 年的統計，美國有 **84.2%** 的人信奉基督教，**1.59** 億基督徒構成了美國成年人人口的 **3/4**。許多西方學者早就認為，美國社會與政府的結構及其這個社會的基本價值取向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基礎之上的。

如果說杭廷頓提出文明的衝突時，那還只是學者們對本國移民同化問題的覺醒，那麼，**9-11** 事件則讓美國人感到了身份認同的外來威脅，**9-11** 事件加劇了美國新保守主義對西方文明優勢地位被危及的擔憂。五角大樓和紐約世貿中心的煙塵尚未散去，美國媒體就幾乎一致地認定，這場襲擊的目標是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因此一些美國學者認為，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如果你不同化他，你將被他同化或者被他所破壞。打贏文明戰爭的唯一辦法是保持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念。這意味著要拋棄諸如多元文化之類的自由派的靈丹妙藥，大力保持引導西方成為自由和繁榮的燈塔的傳統。

正是出於這樣的理由，美國人才會對歐洲的穆斯林同化問題十分關注。美國著名學者福山不久前談到歐洲的穆斯林同化問題時說，民族同化的要求在歐洲人眼裡幾乎就是對政治正確性的違背。他警告說，這將會帶來嚴重後果，如果歐洲不嚴肅關注民族同化特別是伊斯蘭移民的民族同化，就可能出現爆炸。福山偏偏在

這個時候提出這個問題，不只是因為那些發動 **9-11** 襲擊的骨幹分子有的是從歐洲而來，甚至在那裡受過良好的教育，更重要的是歐洲的穆斯林同化問題與美國的拉美裔移民同化同樣舉足輕重，它將直接關係到西方世界賴以維繫共同利益的基礎價值觀念。一旦歐洲的同化出現失敗，或者說受到破壞，那就不僅是歐洲的問題，而是整個西方世界的問題了。

當歐洲人還在考慮歐洲內部的民族融合問題時，美國人已經把目光伸向了全球。實際上，隨著美國士兵開進伊拉克，合眾為一的問題就已遠遠超越了西方國家的疆界。我們從美國新保守主義向全球推行的理念，從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和外交政策目標，從幾天前布希總統的就職演說中，都可以體會到一種傳教士般的狂熱。可以預見，民族的同化與融合將會成為影響全球政治格局演變的重要因素，由此引起的磨擦與矛盾將貫穿整個 **21** 世紀，它無疑會增加後發展民族國家尋找自身發展模式的難度。

## 歐洲面臨文化難題

當前，關於歐洲穆斯林移民和文化的問題在歐洲引起了一場大辯論。

據不完全統計，穆斯林人口在西歐約有 **2000** 萬，成為當地重要的少數民族；其堅持本體文化的傾向很強，形成了歐洲的文化馬賽克現象。近年來，歐洲不同文化間的不協調現象有所浮現，如法國的頭巾法事件，荷蘭導演的被刺事件，使文明衝突論似乎成了自動實現的預言。有人開始質疑西歐建立多元文化社會的政策。

中國學者辛旗 **1993** 年寫過《諸神的爭吵：國際衝突中的宗教根源》一書，與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幾乎同時面世。他指出：「諸神爭吵難以止息，還是那個古老主題：教義、利益、疆界。」在歐洲內部，不存在疆界問題，但信仰和利益的問題是存在的。

不同的信仰體系之間往往沒有一個可供辯論的話語邏輯平臺，所謂諸神的爭吵，只是彼此信念的重申。有論者認為，開放社會的興旺是建立在對所有人都有約束力的基本價值觀之上的。這引出了兩個問題，其一，信仰自由本身即歐洲社會的基本價值觀之一，統一價值觀和信仰自由之間存在某種矛盾的可能；其二，伊斯蘭文化與歐洲主流文化之間是否有共同的價值觀，做無或有的回答均是難題。

筆者較為欣賞杭廷頓的一段話：「文化是相對的，道德是絕對的.....在多文明的世界裡，建設性的道路是棄絕普世主義，接受多樣性和尋求共同性。」但是，世上事往往知易行難。

在利益方面，有論者認為，穆斯林移民在歐洲多從事低收入勞動，有被歧視感，因此更願意生活在同文化族群中，希望通過本身的宗教認同來表明自己的存在意義。這說明，文化背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

最近和一位外國文學專家有過一次交談，他談到，阿拉伯文化對歐洲文藝復興有很重要的積極影響。他沒有展開談，但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真正的原動力究竟是文明融合還是文明衝突，這應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 極端事件重播

### 法國頭巾法事件

2004年2月初，法國國民議會通過被稱為頭巾法的法案。該法案禁止在學校佩帶任何明顯宗教標誌，包括伊斯蘭頭巾、大十字架和猶太人的小帽等，目的是為了維護法國的世俗政體，防止教育場所受到宗教干擾。該法案的通過在法國國內和黎巴嫩、巴林、約旦、埃及、印尼等國引發抗議，8月20日，法國國際廣播電臺記者克利斯蒂昂·謝諾和《費加羅報》記者喬治·馬爾布呂諾在伊拉克遭伊拉克伊斯蘭軍綁架。綁架者一開始要求法國政府必須在48小時內取消頭巾法，並兩度延長處決期限，但法國政府拒絕了綁架者的要求。12月21日，兩名記者被釋放。

自2004年9月2日頭巾法生效後，已有數名違反法令的法國女中學生被學校開除。

### 荷蘭導演被刺事件

2004年8月，荷蘭一家電視臺播出了特奧·梵古導演的一部反映穆斯林婦女遭遇家庭暴力的短片。該片播出後，遭到了荷蘭穆斯林的強烈抗議，梵古及其合作者索馬利亞裔荷蘭女議員阿里都收到了死亡威脅並被置於警方的保護之下。然而，11月2日，47歲的梵古還是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個公園附近遇刺身亡。兇手在槍擊和刀刺梵古之後，還在他的屍體上留了一封長達5頁的信。這封信除了對阿里進行死亡威脅之外，還有一些極端主義言論。

事件發生後，警方迅速逮捕了 **26** 歲的摩洛哥裔男子穆罕默德·布耶里及另外 **7** 名穆斯林青年。

梵古的遇刺在荷蘭乃至整個歐洲引起強烈反響，凡高遇刺導致荷蘭國內的排外情緒上升，鹿特丹、烏特勒支、佈雷達等地甚至出現了到清真寺縱火的行為。

出自人民日報國際週刊供稿，相關報導見 **2005** 年 **1** 月 **28** 日人民日報